

【文学研究】

机器中的幽灵

——解读文本内外的《宣叙》

尤 蕾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莫里森的批评论著《在黑暗中演奏:白色与文学想象》是作家对美国经典文学长期审视和反思的结果。通过分析白人经典作品中的非裔在场,我们可以揭示出“美国性”的本质和美国“文学白色”神话的炮制过程。如果将短篇小说《宣叙》与《演奏》并置,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麦基其实是对后者所评述的美国经典文学中非裔在场的影射。麦基这个人物的再现是反射性的,与美国经典文学对非裔人物的再现如出一辙。二者的不同在于,故事揭示并最终反拨了人物再现的内在机制。《宣叙》对美国经典文学的观照,实质上是以隐晦的手法介入美国文学的经典辩论,传达了作者文化修正的愿望。

关键词:莫里森;《宣叙》;美国经典文学;非裔在场;经典辩论;文化修正;种族话语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6-0070-08

莫里森在其批评论著《在黑暗中演奏:白色与文学想象》(*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1992)^①的序言中,提到了《宣叙》(*Recitatif*, 1983),“我写过的唯一一部短篇小说《宣叙》,就是一种实验,在讲述来自不同种族的、其种族身份对她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两个人物的故事中,尝试去除所有的种族代码”^{[1]x}。作者没有提到自己的其他作品,单单突出了似乎不太重要的《宣叙》,且将其放在统领全书的序言中,让人不禁好奇二者之间的渊源。仔细思索,除了“种族”这个明显的链接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圈的动态也应列入考察的范围。

美国学术界始于1980年代的对“经典”的辩论,引发了人们对“经典”的审视和反思,身为作家的莫里森则将自己的思考呈现于作品之中。在论文《未曾言说的不可说之事——美国文学中非裔美国人的在场》(*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989)中,她提出应对美国经典文学加以审视和重新阐释,找出黑人在场对其选择、语言和结构的塑造,即寻找“机器中的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2]11}。《演奏》便是对上述目标的

收稿日期:2018-10-0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尤蕾,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反表征: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族裔书写”(2104SJD102)

① 以下均略为《演奏》。

实现。在这部论著中,莫里森一一指出包括薇拉·凯瑟、爱伦·坡、马克·吐温、海明威等白人作家的经典作品中的非裔在场,具体分析了非裔在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从中揭示出“美国性”的本质和美国“文学白色”神话的炮制过程。

不过,莫里森对经典文学的反思并不限于上述论文论著。早在1983年发表的《宣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故事中的麦基其实是对美国经典文学中非裔在场的影射。麦基这个人物的再现是反射性的,与美国经典文学对非裔人物的再现如出一辙。二者的不同在于,故事揭示并最终反拨了人物再现的内在机制。《宣叙》对美国经典文学的观照,实质上是以隐晦的手法介入美国文学的经典辩论,传达了作者文化修正的愿望。

一、反射性的人物再现

首次出现在叙事人特怀拉记忆中的麦基,是一个活生生的沉默的文本。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梦见那个果园。那里其实没发生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没发生什么很重要的事。麦基在那摔倒过。那个两腿像括号的帮厨女人。而那些大女孩们笑话她。我们本该搀扶她起来,我知道,但我们害怕那些涂着口红、画着眉毛的女孩们。麦基不能说话。孩子们说她的舌头被人割掉了,但我觉得她生来如此:哑巴。她老了,肤色像沙子,在厨房上班。……我只记得她两腿像括号,走路时左右摇摆的样子……她戴着顶着实愚蠢的小帽子——带耳罩的童帽——她比我们高不了多少。真难看的一顶小帽子。就算是哑巴戴的,也很弱智——穿得像小孩子,又什么都不说^{[3]222}。

麦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沉默的形象,作品的叙事也从未从麦基本人的视角出发来展现她的意识,叙事声音来自以第一人称出场的特怀拉,对麦基的描述几乎全部出自后者。无独有偶,同样的叙事策略也出现在海明威的小说《取舍之间》中:小说中的那个黑人在第一部分是无声的,甚至在他担当掌舵的重要职责,并第一个发现前方水域有收获迹象时,他也因差别对待的叙事逻辑而被迫缄口。海明威不得不用了一个从句法、意义和时态上都行不通的句式:“我(指白人哈利)看了一眼,看到他(指上文提到的黑人)看见了一片飞鱼从头顶掠过。”^{[1]72}诚如詹明信所言,“应该注重种种失败的形式,注重某种再现方式在特定语境中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性,注重形式的残缺、疏漏、局限和障碍”,因为“形式的失败……可以成为导向某种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的线索”^{[4]11}。莫里森敏锐地抓住了这条线索,指出这个句式与权力关系的勾连:这名黑人之所以被一再剥夺说话权,是因为“看的那个人,是有权有势的人物。看的权力属于哈利,被动的无权状态属于那个黑人……”^{[1]73}隐含的权力关系导致极不自然的叙事操作,也促使“主人叙事”(master narrative)^①大行其道。

麦基贯穿全文的沉默让她成为“主人叙事”最便利的祭品,正是她的无声构成了她的文本

① 莫里森语,指为他者代言或谈及他者的叙事。

性。首次出场的麦基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建构之后的麦基。假如后现代理论“认定历史在自身之中承载着由叙事与情节强加其上的价值观和各种臆断”^{[5]97},那么麦基作为“沉默的文本”,这个人物基于价值观的建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特怀拉强调麦基像括号的两腿和愚蠢的小帽子,这一点并不单纯。从主流形象的标准出发,麦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畸形又弱智。这样的心态先在地决定了特怀拉对麦基的冷漠,和她对后者所表现出来的近乎残酷的好奇心。为了验证麦基是否是聋哑人,特怀拉和童年伙伴罗伯塔一起在她身后叫喊:“傻子!傻子!”“罗圈腿!罗圈腿!”这种称谓看似是小孩子无伤大雅的玩闹,其实隐含着它的政治内容,是体制性机构以符号的形式对他者的表征^[6],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并在广泛的传播中得以强化。与其说他们是小姑娘的发明,不如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在《演奏》中,莫里森概括了白人虚构作品再现黑人的六种常用语言策略,即刻板形象的精炼、转喻性替代、抽象缩略、恋物癖、去历史化的讽喻及破裂的、不连贯的、重复的语言模式^{[1]67-68}。故事中麦基的再现——用身体缺陷来指代个人,并将这种缺陷编成符号——显然是一种抽象缩略。对麦基冠以“傻子”“罗圈腿”之类的称谓,与引文中对她的描述一样,是一种符号式的压缩。正如麦基的双腿,在特怀拉眼中,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符号——括号。括号里的内容是一种附加性的说明,代表着可有可无的存在。作为对麦基最为形象的表征,是一种强加于麦基身体之上的附加意象,是针对她异于常人的身体特征的文化编码。

上述麦基式的再现方式不是偶然的。莫里森意识到:梦的主题是做梦者。非裔人物的塑造是反射性的,是对自我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沉思,是一种对留驻于作家意识中的恐惧和欲望的有力探索^{[1]17}。同样,在《宣叙》中,对麦基的再现也是反射性的。无法面对自己似是而非的孤儿身份(因母亲不尽责而被迫寄养在孤儿院),特怀拉将内心的恐惧和自卑投射到麦基身上,后者不过是她自我投射的容器。究其根本,特怀拉的自我定义离不开麦基这个偏离主流标准的形象,“我”的意识是建立在“非我”意识之上的。麦基摔倒时,特怀拉不敢去搀扶她,站到了她所畏惧的“大女孩们”的一边。这种畏惧心理与其说是本能,不如说是一种基于文化灌输的选择。她必须与麦基这个显而易见的他者划清界限,构想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自我。在给麦基贴标签和符号的同时,她把自己想象成其对立面,想象成主流的一分子,从而赋予自己虚幻的力量。正如莫里森将“泛非主义”(Africanism)^①视为美国人自我界定的重要工具,特怀拉也正是借麦基来构筑自我身份的。这种反射性再现浓缩了美国文学经典对他者的想象。而莫里森认为,文学创作已到了不再容忍类似想象的时刻了。历史必须修正,人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式^{[7]264}。经典需要容纳他者的声音和意识,留下他者的文化印记。

二、种族话语

反射性的人物再现导致对人物的误读,造成人物形象的失真。要想揭示此类再现的内在机制,需要还原它的历史语境。实质上,故事中来自不同种族的特怀拉和罗伯塔之间脆弱而动荡的

① 莫里森认为,泛非主义是一种工具,借助它,美国人得以确立自己不是受奴役的,而是自由的;不是可憎的,而是值得向往的;不是无助的,而是有特权有力量的;不是没有历史的,而是有历史的;不是该下地狱的,而是天真无邪的;不是进化中一次轻率的事,而是渐进的对命运的实现。

关系反映了故事所跨越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或60年代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早期)这20年来美国种族关系的本质^[8]。1950年代美国黑人“反歧视”“反隔离”的热潮演化为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结束了法定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剥夺选举权制度之后,开始关注并争取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权,这项运动从一开始的和平转向了暴力、对抗和分裂^{[9]887}。经历了1970年代的社会动荡,保守派东山再起。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出台的一系列带有倾向性的政治、经济政策不仅使黑人沦为政治权利上的弃儿,还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这20年中,美国的种族关系面临着白人,尤其是南方白人的暴力威胁,而后期日趋极端的黑人权力运动和层出不穷的种族暴乱,则进一步恶化了种族问题,种族关系逐渐走向分裂和瓦解。

作为美国黑人作家,种族是莫里森创作的中心话题。“早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中,莫里森已经在构筑一种空间,使得读者可以同时思考种族对她所要讲的故事如何既重要又不重要。”^[10]要理解这句话,不妨仔细阅读一下《宣叙》。故事中处于矛盾中心的两个人物分属黑白两个种族,种族之重要,在于种族身份是两人用来界定、理解、阐释现实和自我的最主要的标尺,不重要则在于种族话语遮蔽并束缚了她们对现实和对自我的理解。在这个故事中,莫里森借助自己丰富的文学想象,凸显种族的象征秩序,揭示意识形态带来的盲区,以及种族对现实的形塑^[11]。

孤儿院首次相遇,院长将特怀拉与罗伯塔分在一个宿舍,对此特怀拉十分介怀。她想起母亲的话,“他们(指罗伯塔的族群)从不洗发,身上有股怪味”^{[3]222}。反之,家长探视时,罗伯塔的母亲则拒绝与特怀拉的母亲握手。不同的种族身份,以及对其他族群的思维定势,深深影响了两人对麦基事件的解读。成年后的第二次见面中,特怀拉说麦基是自己摔倒的,罗伯塔则坚称她是被大女孩们推倒的。而第三次见面时,两人矛盾升级,罗伯塔指控特怀拉参与了大女孩们的施虐行为,同时指出麦基是黑人,将麦基的受虐明确归结为她的种族身份。

在《演奏》的序言中,莫里森问道:“种族‘无意识’或种族意识什么时候丰富、又是什么时候削弱阐释性语言?”^{[1]xii}与罗伯塔强烈的种族意识相比,特怀拉则更多呈现了她的种族“无意识”。罗伯塔将第一次重逢时她对特怀拉的冷淡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对立,对此特怀拉不以为然,“……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无数的巴士载着白人和黑人一起到霍华德·约翰逊餐馆。那时候他们在一块闲荡:学生、音乐家、情人、抗议者。你得看看霍华德·约翰逊餐馆里的一切,那些日子黑人对白人十分友好”^{[3]230}。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令她对种族问题视而不见。她只看表象,回避令人不安的本质。就像她选择看不到麦基的受虐一样,将其解释为一件十分自然的事:麦基自己不小心跌倒。在这样一个选择性盲视的人眼中,麦基的遭遇极易被屏蔽。因此,如果向历史纵深挖掘,可以看到正是种族话语带来了特怀拉解读现实的盲区,构成了麦基式再现的内在机制。

实际上,同样的种族“无意识”消抹了美国文学中非裔在场的痕迹。莫里森指出:“涉及种族问题,沉默和回避以往一向统治着文学话语。”^{[1]8}在一次访谈中,她提到了美国文学界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美国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黑人无处不在。但吊诡的是,他们在美国文学中偏偏就缺席了。以美国内战前夕为例,这一阶段,废奴派和蓄奴派的冲突日益激化,但当时的美国小说家却对这些敏感话题避而不提^{[7]263}。美利坚民族立国之初,种族便成为美国宪政难以回避的话题。而美国文化的重要构成——文学经典,却抹去了种族的在场。莫里森形象地将这样的文学称为“施行了脑叶切除术的文学”^{[12]118}。

三、机器中的幽灵

在《演奏》中,莫里森注意到,美国人总是在非裔在场的框架之内,谈到他们自己:

就好比我一直注视着鱼缸——金色的鳞片滑动着一掠而过,绿色的尾梢,从腮后倾侧的白色身体;缸底的城堡,周围铺着鹅卵石,缭绕着小而精致的绿色叶状水藻;水面如镜,星星点点的鱼粪和食物,水泡静静地浮向水面——突然之间,我看见了鱼缸,这透明的(也是隐形的)结构使里面井然有序的生活得以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存在^{[1]17}。

这透明的、隐形的、使里面井然有序的生活得以存在的结构,就是受到压抑却无处不在的非裔在场,即莫里森口中的“机器中的幽灵”。而在《宣叙》中,麦基犹如机器中的幽灵,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在场,同时也是一种压抑之下的不在场。特怀拉的回忆围绕着她和罗伯塔的数次会面展开,表面上呈现的是两人各自的经历,但每次回忆的终点都是麦基,两人冲突的焦点也是对麦基事件的不同解读,两人的自我理解也同样是基于对麦基的解读。“机器中的幽灵”成为故事的框架式线索,验证着特怀拉和罗伯塔的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机器中的幽灵”也是莫里森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她质疑新批评将“审美价值”看作是评判伟大文学的唯一标准,指出应对所谓的经典提出下述问题:作品中有无“机器中的幽灵”?无处不在却不被召唤?它既让机器偏离了正轨,又恰恰是机器运转的动力?作家显然认为美国文学批评应该借鉴不断提出这类问题的后殖民主义者,在她看来,美国文学也将受益于类似的批评^{[2]138}。

离开孤儿院12年后的首次见面中,虽然谁也没有提及麦基,但麦基的不在场,正如莫里森所言,“过于显眼、过于精雕细琢、过于处心积虑,反而引人注目;那种刻意为之吸引了我们,就像有些聚居点,恰恰因为居民们的不在场而凸显了出来”^{[2]11}。

此次见面适逢20世纪60年代,正是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小餐馆当侍应生的特怀拉偶遇罗伯塔及其朋友,但她的主动问候换来的却是对方冷淡的回应。交谈中特怀拉明显感觉受到了孤立:“我能做的只是跟着笑,脑子里想着我干嘛站在那儿,膝盖从制服下露出来。不用看我也看得到自己头上蓝白色的三角帽,头发胡乱束在发网里,白色的牛津鞋衬出我的粗脚踝。找不到比我的长筒袜更透明的了。”^{[3]226}此时的特怀拉犹如被麦基附体,后者的形象透过她的心理活动呼之欲出。穿着侍应生的服装,干着服务的行业,特怀拉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多年前的麦基没什么区别。提到着装,特怀拉所能想到的是令她丢脸的帽子和鞋袜,让人回想起当年麦基愚蠢的童帽和括号般的双腿。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境缘性的理解”,还是伽达默尔的解释者的“立场束缚性”,都强调了境遇对理解的深刻影响。罗伯塔的民族身份,更确切地说,民权运动背景下的种族意识形态,使她在面对不同种族的特怀拉时,采取了一种对立的态度,将两人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黑白对立的关系。在种族这枚透镜下,特怀拉的形象被扭曲了。其实,无论是罗伯塔的民族意识还是特怀拉的种族“无意识”,都深受种族话语的形塑。那么,何以摆脱这样的形塑?

《宣叙》这个故事在结构上是循环的,两人的数次见面让特怀拉的回忆一次次地回归中心事

件(即麦基事件),从而引发了对中心事件的重复。这种带着历史距离意识的回归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系列再现,其实质是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解读,即对之前解读/误读的一次次修正。

海德格尔将理解和阐释定义为不断的新投射过程。在此过程中,先见(*fore-conceptions*)不断被更恰当的见解所取代,阐释也开始进行^{[13]227}。特怀拉的阐释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两人的每一次见面都促使特怀拉对以往的误读展开修正。在经历了第三次见面时的冲突后,特怀拉反复回忆麦基事件: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真相本来就在那儿,而罗伯塔知道。我没有踢她;我没有伙同那些大女孩一起踢那女人,但我肯定想踢她。我们就那么看着,从未试图帮她,也从未叫人帮她。麦基是我跳舞的母亲。聋,我想,而且哑。空心人。要是你夜里哭,没人会听见。没人告诉你任何你能用到的重要的东西。晃着,舞着,走路摇摆着。当那些大女孩把她推倒,对她大打出手,我知道她不会叫的,没法叫——就像我一样,对此我很高兴^{[3]233}。

依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诠释带来了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他者与我们的对话,这种对话发生在二者之间视域融合的瞬间……诠释理解实际是自我理解的行为:理解我们自身历史的真实,以及它和过去连绵不断的联系^[14]。特怀拉对过去的阐释让她在接近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贴近更为真实的自我。故事取名为“宣叙”,别有一番深意。宣叙是个法语词汇,对应于英语中的 *recitative*,指的是“一种配乐朗诵,界于唱诵之间,通常用于歌剧和清唱剧中的对话和叙事部分”^[15]。宣叙突出了对话和叙事,而将人物性格刻画做了留白处理。它固然需要读者的洞察力去揭示,却也反衬出人物的自我理解过程。

在对初始场景的一次次还原中,在这个从盲视到洞见的过程中,特怀拉终于知道她一直以来希望埋葬的是麦基事件遮蔽下的隐含叙事——自己饱含创伤的童年,自己游离于“母亲的孩子”与“孤儿”之间的错位的身份。她所屏蔽的是与罗伯塔身份的重叠部分——同样的“弃儿”身份,回避它对解读麦基事件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承认这种特殊的身份让她对麦基产生了认同感;另一方面,她终于能够正视自己把麦基当做替罪羊式人物(母亲)所带来的负罪感。麦基与特怀拉的身份最终得以融合,前者变身为她的另一个自我。可以说,这一不断的阐释过程,正是对美国文学经典中非裔人物再现机制的反拨过程。个体人物精神分析式的回溯最终颠覆了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种族话语。

相应的,在莫里森看来,美国文学批评若要从盲视走向洞见,就应正视非裔美国人的思想文化遗产,重绘美国文学经典的地图。她认为这一壮举堪比“对新世界最初的绘制”^{[12]117}。

四、结语

美国学术界 1980 年代以来的经典辩论促进了经典的多元化,包括莫里森在内的众多作家以讲演和文论的形式加入了这场辩论。《未曾言说的不可说之事》开篇,莫里森即提到自己原打算将这篇论文题为“经典饲料”(*canon fodder*)^[21],将此文与经典辩论联系在一起。《演奏》首章更是开宗明义,呼吁拓宽经典:“这些章节提出一种主张,即把美国文学研究扩展成为我所希望的更

广泛的景观。”^{[1]3}但她最主要的、也更有影响力的辩论方式则体现在自己的虚构类作品中。

莫里森的作品既丰富又挑战了传统美国文学经典。其小说凸显种族和性别因素,以差异的视角切入历史和现实,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传递不同的人生经验和真相。究其实质,其创作实践是对美国文学经典的修正。诚然,西方传统文学和文化渗入了她文学创作的肌理。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诸如福克纳、乔伊斯、伍尔夫、莎士比亚这类作家的借鉴。但同时她深受黑人文化传统,尤其是黑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将黑人语言、音乐、宗教等艺术文化符码融入了灵魂深处。莫里森认为:“经典的建立是帝国的建立,经典的维护是对国家民族的维护,经典辩论意味着文化冲突。”^{[2]8}她作品中对黑人元素的强调,尤其是对黑人民间传说的大量使用,已构成对美国文化性别观、阶级观和种族观的批评^[16]。毫无疑问,《宣叙》也应纳入莫里森的文化批评之中。它不仅是语言上的实验,更是文化上的挑战,作家借此积极介入了美国文学的经典辩论,尝试着去实现她文化修正的宏愿。

参考文献:

- [1] MORRISON T.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MORRISON T.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89(1): 1 - 34.
- [3] MORRISON T. Recitatif[G]//陶洁. 美国文学选读.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4]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2版. 陈清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5] 柯里·马克.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宁一中,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王晓路. 表征理论与美国少数族裔书写[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33 - 38.
- [7] MOYERS B.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G]//TAYLOR-GUTHRIE 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262 - 274.
- [8] BUSHIA P A. The artistic impulse of Toni Morrison's shorter works[G]//TALLY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ni Mor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1 - 111.
- [9] 布林克利·艾伦. 美国史: 1492—1997[M]. 邵旭东,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
- [10] MCKENZIE M M. Spaces for readers;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G]//GRAHAM 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1 - 232.
- [11] LAMM K. Then and now; reading the texts of race[J]. College Literature, 2005(4): 217 - 227.
- [12] WALLINGER H. Toni Morrison's literary criticism[G]//TALLY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ni Mor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5 - 124.
- [13]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李砾. 阐释/诠释[G]//赵一凡, 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 - 12.
- [15] ASHFORD T R. Transfiguring aesthetics; conflation, identity denial, and transference in "passing texts" of black narrative[J].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2005(2): 89 - 103.
- [16] WALTHER M L. "And all of the interests are vested": canon building in recent Morrison criticism[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93(3/4): 781 - 794.

(责任编辑: 范艳芹)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Recitatif* both in and out of the text

YOU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Morrison's critical work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reflects her examin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canon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Africanist presence in it, she discloses the nature of "Americannes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the myth of American "literary whiteness". If we juxtapose Morrison's short story *Recitatif* with her *Playing in the Dark*, we can see it is via the figure Maggie that Morrison hints at the Africanist presence in canon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which is critiqued by the writer. In the short story, Maggie is represented in a reflexive way, just as Africanist characters are represented in canon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Their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the story reveals and eventually undermin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such representation. Drawing a parallel between itself and canon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Recitatif* gets itself, in an oblique manner, into the canon debates undergone in American literary world, conveying its author's wish to revise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Morrison; *Recitatif*; canon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Africanist presence; canon debates; culture revision; racial discourse

(上接第59页)

Energy-saving bias of Chinese provinc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function

YUE Shujing, SUN Shi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iased to different input factors will result in different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at favors energy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his paper estimate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calculate the technical progress bias index for capital, labor,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xploring whether there is energy saving bias in provinc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5.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ws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The eastern region's annual growth rate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aking the three input factors of capital, labor, and energy into account, Chinese provinc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biased toward saving labor as a whole, while the energy saving bia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not significant. In view of time trend, the labor-energy and the capital-energy technology bias index has been reduced gradually, indicating that Chinese provinc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shown a trend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s time goes on.

Key word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energy consump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